

日本半月

王芸生

王芸生著

日本半月

大公報叢書之一

日本半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 作 人 王 芸 生

發 行 者 大 公 報 館

上海南京路二二二號

印 刷 者 大 公 報 館 承 印 課

上海民國路二六一號

定 價 法 幣 元

前言

這本小書，是我旅行日本十六天的報告，曾發表於滬津渝三地的大公報。現在印成單行本，是爲了便利讀者的保存與參考。

這本書內的十二篇報告，是一個中國新聞記者在日本投降一年半後的視察報告。其中自然不免含有中國人的感情與見解。

日本縱然已戰敗投降，這個國家今後對於遠東尤其對於中國的關係仍然是極其重大的，且絕對有其不可輕視的重量。日本現在盟國管制之下在走着一條路，這條路雖然險巇暗淡，其前進的足跡是極其值得每個中國人加以注視的。我深幸得到一看戰後日本的機會，謹以這本小書貢獻國人，以爲注視這個關係我們國運至極重大的隣人的參考。

我應該特別向麥克阿瑟元帥致謝！若非麥帥賜與便利，這本小書是由畫生的。

目錄

一、暗淡險巇的前路·····	一
二、由硫磺島到東京·····	七
三、戰後日本人的思想及其對華的感識·····	一三
四、通貨膨脹與黑市經濟·····	一九
五、教育與文化急劇變化中·····	二七
六、大可憂慮的賠償問題·····	三三
七、易貨與貿易·····	四一
八、華僑與留學生·····	四九
九、憑弔原子城·····	五五
十、遠東國際法庭與戰犯·····	六三
十一、日本議會與黨政人物·····	六九
十二、一串感想·····	七九

暗淡險巇的前路

奉社命，參加應麥克阿瑟元帥邀請的中國赴日記者團，因有日本之行，記者團一行，計陳搏生、陳訓恂、牛若望、王雲槐、俞大酉、崔萬秋、陸鏗、宋越倫、范厚勤和我，共十人。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晚十時自滬起飛，翌午到東京，三月十五日離日返滬，除往返兩日航程，在日本共留十六日，爲時半月。記者團在日半月，承美軍總部招待及中國代表團協助，所以時間雖短，見聞接觸却極爲廣闊。在短短的半月時間，接觸的問題之繁多，性質之重大，我個人除了痛感智識的胃納不够強盛及消化能力欠缺之外，此行要算極受優待並且甚多收穫的了。歸來數日，略息疲勞，開始寫這篇「日本半月」，就所見所聞的當前日本各問題報告讀者。

x

x

x

x

x

日本是戰敗了，而且是它歷史上的空前之敗。就波茨坦宣言以及投降文書的精神言，今天的日本是无主權的被佔領國家。這樣的國家，當然是慘淡的。但日本却在這慘淡的國家境遇下，正在有條有理的摸索着一條行進的路。這條路相當暗淡而險巇，日本有形無形的差不多是在舉國一致的向這條路摸索行進着。在我們勝利一年半之後，世局動盪，國事擾攘，一個孤獨矮小的日本在皺着眉頭，作者笑臉，艱苦崎嶇的走着——條暗淡險巇的路。此路不遠，它將給日本民族的命運

一個新的擺佈，對於遠東全局又是一個滿含迷惑性的謎。這問題，對中國關係的重大，也是不待言的。

在日本半月，我們是受着盟軍總部（下稱盟總）的招待，所接觸的是美國軍官，日本各種社會各種樣人，以及少數中國人，社會是井然有條的，無形中有可以歸納得出的幾個顯然一致的情況。

所有美國的軍官，將校尉，可能包括一般士兵，一致認為盟軍佔領日本完全成功。關於這一點，他們一致推崇麥帥的領袖力，贊揚美國第八軍總司令艾肯柏格將軍（Gen. Eichelberger）的將才，更一致誇獎日本人好，說日本人是誠心誠意的與盟軍合作。盟軍佔領日本已一年半，據說從未發生過任何紛擾與困難。據一位美軍官說，佔領以來，日本政府極為聽話，命令它焚毀炸藥，就完全焚毀了，叫它抓戰犯，無論文武大員都抓來了。美軍登陸三天，即不需要帶槍，單身的美國女子從未遇過侮辱。佔領以來只發生過兩三件小糾紛，但調查結果，其過皆不在日本人。一位美軍上校，他在對日作戰期間曾經受過傷，他的兒子也在太平洋戰場上陣亡了，但是他却極口稱贊日本人之好。他說美軍在日本，較在世界任何地方為受歡迎，包括美國本國在內，也沒有如此歡迎美軍的。他將到瓜代之期，但他請求政府准他不同國，願意繼續留在日本。天真爛漫的美國大兵，的確給日本人迷住了，到處是九十度的鞠躬，到處是粉黛的笑臉，聽見英語就是命令輪音。鮮蹦活跳的美國孩子，處在這種一呼百諾無所不從的環境裏，他怎會不感到心滿意足呢？

所有日本人，上自天皇，下至平民，都一致表現出服從盟軍愛戴麥帥的樣子，對美國人一致是笑臉相迎，鞠躬到地。背過了美國人，雖有各種不同的說法與想法，但表現在面上的却是一致的順從。一位國務大臣說，日本幸而是被美軍佔領，若被北面另一國家佔領，就不得了了。一個大報的主筆說，我們的心理是矛盾的，在日本民族的自尊心上，當然希望盟軍早撤，但鑑於反動勢力之未盡除且恐其再起，所以又不願盟軍早撤。一般平民，對美國抱好感的，佔絕對多數，這有幾個原因：①現代的日本人，他們是經過優勝驕傲的日子。我們所遇到的日本人，幾乎半數以上是出過國的。他們在中國，在台灣，在朝鮮，過得都是優勝者的生活，他們着實欺壓過人。今天日本戰敗了，易地而處，則盟軍對他們的待遇，實在文明得多。②現在的佔領軍，全是戰後瓜代的新軍，沒在太平洋上作過戰，對日本無仇恨印象，所以更容易相處。③美軍雖過着優越的生活，不免要給食衣住行俱甚困難的日本人以刺激，但麥帥的政策是把盟軍生活與日本人民隔開，盟軍不用日本鈔票，不進日本店鋪，一切食用物品皆由自國供給。雖然盟軍佔領費佔日本總預算的百分之二三十，但是由日本政府支應，一般人民直接感覺不到。④日本食糧缺乏，美國爲之輸入，所以日人甚爲感激。日本政界，對於麥帥更是無不恭維與服從。就連極左端的共產黨人，也持極端謹慎的態度，而不敢輕予批評。畏威懷德，於是樹立了麥帥與美軍在日本的輝煌地位。至於在上層的官僚羣，財閥圈，以及封建餘孽軍國主義份子們，他們是更恭順，更逢迎，更做得表裏如一，一味的討麥帥的歡心。我不願羅織周內，說他們對麥帥有什麼不良之意。但是，他

們是有深刻用心的，他們是想在麥帥的蔭庇之下，投機再起。

麥克阿瑟元帥是受十一個盟國的委託，根據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文書的精神，去管制日本，解除日本的武裝（精神的及物質的），使不再爲世界和平之害，使日本建設爲一個和平民主的國家。麥帥及其所領導的盟總，一年半來，在這方面的確建樹甚多。但同時，麥帥更有一個理想，就是：建設民主的日本，同時防阻共產主義。（這是麥帥所曾一再公開表示過的）。因此日本的民主須與社會主義隔離，而且還需要防阻共產主義侵襲的相當力量。在這一點上，麥帥對於日本的價值有了較高的估量，因此，他一方面在管制日本，另一方面也在培育日本。以我在日本的半月考察，在賠償問題上，盟總似乎預備給日本保留相當高的工業水準。輕重工業均有，在前提上還希望能達到一個貿易出超的境地。橫須賀軍港還未盡毀，神戶基地完好無恙，神戶一個製鋼廠，是給海軍造船造砲的，規模之大，像一個鋼鐵城，並未列入賠償拆遷之列。據管理員說，爲了日本最低限度的需要，此廠保留給日本，改做洋釘與鐵條之用。這工廠還有六個分廠，大約也一致保留了。日本的警察，是世界有名的，原封未動；龐大的漁船隊，馳騁海上；還有幾百萬退伍軍人，在鄉間還存在着暗的組織。一旦有事，都是武力。在曾經遭受日本幾十年侵略慘禍的中國人看來，這是可怕的後患。但一位美國軍官於盛贊日本人的乖與好之後，又說，對於日本需要佔管一代（one generation）。他又補足一句說，「日本不可怕，可怕的是另外一個國家。」在日的盟軍既有此心理，日本的封建勢力就有投機的天地了。吉田茂敢公然說：「吾人亦

在對共產黨作戰，北方且有一極危險之敵須慎防。」就是這種投機的公開說明。封建層的投機，是有意識的，至於大多數的日本人民是極容易循大流而行進的。這是一條極暗淡而險巇的路，而日本民族却甚可能循此路投機前進，而走向另外一悲劇。

命運之神，是不可思議的。九十多年前（一八五三）美將彼理（Commodore Perry）率領黑船打進日本，由神奈川登陸，日本由此開國，接受西洋文化，而有明治維新；現今日本復受美國原子彈的轟擊，解甲投降，受麥克阿瑟元帥的管制。日本人頗有把當前受美軍佔管擬之爲「日本再開國」者。然則，日本再開國的前途究將如何呢？

東京朝日新聞總編輯高野信氏說：日本的明治維新，因爲封建勢力的存在，只維新了一個表層，所以闖了這次大禍；日本這次敗戰後，大家一致說要向民主新生，但因爲封建勢力的依然存在，將來日本的民主化恐怕仍只是一個表層。

我說：日本人民的吃苦耐劳，清潔整齊，守秩序，是可佩的，只是他們容易無選擇的順從強力行進，陷於悲劇而無悔。過去他們曾經跟着天皇走，跟着軍閥走，演成日本民族的悲劇。今後假使再是無選擇的跟着一種強力走，而且日本的封建勢力已在有意識的引導日本人民行進一條暗淡險巇的投機冒險的路，會不會再給日本民族招來一個更大的悲劇呢？

在歷史上無例外，凡是日本民族投機冒險的時候，首先吃虧的必是中國。我們怎能無憂呢？日本天然是一個悲劇的民族。連音樂舞蹈，都帶有悲愴的氣氛。絲竹金革，概作濁重短急之

聲；詩歌俳句，一律哀怨感傷。日本現在有一首流行歌曲，到處在唱：

「脣兒挨近了蘋果，

默然看着藍天；

蘋果什麼也沒說，

但，它的心情充分可知，

蘋果可愛呀，

可愛的蘋果！」

這蘋果，曾歷劫運，甘演悲劇的人們可能再把它投入萬丈的深淵。

由硫磺島到東京

記者團一行，於二月二十六日晚九時半，搭ATC的巨型運輸機，自江灣起飛。起飛前，同行人看過遇險演習的影片，每人都帶上浮水圈和降落傘。男男女女的旅客，都給這兩件救命的傢伙弄成怪模怪樣。夜風勁疾，星月在天，人們都懷着似緊張也似輕快的心情爬進了飛機的肚子。昇空後，俯瞰在眼底的是上海的夜景，準備在幾小時後再俯瞰東京的夜景。

飛機顫動着，茫茫黑夜，人們有的倚睡，有的臥眠，有的瀏覽書報，有的在講笑話，我却在想：多年敵國的心臟之東京，在幾小時後就要到達了，這比我由重慶回上海還要容易。在往古，中國人把日本三島稱為東瀛，看做可望而不可即的仙山；至近代，人們去游日本，是懷着沈重的心情，去看望欺壓我們的鄰邦侵略國的情景；今天我們去日本，却是在國家抗戰勝利一年半以後，去考察投降後的日本情況。在世界大局中，我們這十個中國新聞記者組成的團體，穿越上海東京間天空的旅行，算不了一件什麼了不起的事，而在中日關係史上，這實在是相當不平常的事了。我心裏在想，勝利後的中國，假使無內戰，經濟建設了，政治民主化了，我們這個記者團去到日本，不更光輝嗎？不更響亮嗎？

飛行了六小時，飛臨東京的上空。大家一陣興奮，準備着陸了，而飛機盤旋許久，因機場附

近有火警，不得降落。先說飛到琉球，以後決定飛往硫磺島。這消息，給旅客們一瞬間的失望。在我們這羣新聞記者，多坐幾小時飛機，能够多到一個未曾到過的地方，也正是意外的收穫。

深夜飛航，茫茫太空，行行復行行，漸漸黎明的白光射入機內，約莫飛行了四小時，於二十七日晨七時餘到達了硫磺島。這個蕞爾小島，週圍不過十英里，孤峙在大海之中，一片大飛機場，躺着一排排的活動房屋，恰如餐盤，道旁幾株槎桀老樹，連綴着稀疏的青草，此外便是黃土道與吉普卡了。

這個島，同事朱啓平兄戰時曾經來過。這是太平洋美軍打進日本本土的第一個登陸島。兩軍鏖戰，把硫磺島打成一座火餞山，數萬日軍完全「玉碎」在此島上，美軍的犧牲也極重大。當美軍登陸時，島上屍積，只有從墳墓中鑽出幾個鬼樣的活人。美軍以血與火的代價登陸硫磺島後，得到這個空軍基地，然後纔能無遮攔的去轟炸日本本島。由硫磺島到東京，這原是盟軍進入日本的勝利之路，今天我們這小小的記者團也循此路而達東京，也正是一個佳話。

這真是一個孤島，環顧皆海，只島的附近停着幾艘鐵船。海水是黑鴉色，靜止不波，島上絕無市街民居，只是被一個龐大的飛機場佔領着。撲鼻的是汽油味，觸眼飛揚的是赭黃色的塵垢。我們一行，一夜航程，夙倦未消，又沾染上新的風沙。這島因為地位偏南，雖在清晨，也覺奇暖，到處找不到一個洗洗手臉的地方。就這樣汚手汚腳的被吉普卡送到一幢活動房屋裏去進早餐。餐後閒眺，一望無際的海水，還是那麼黑而靜。這座火餞山上，既無土著，也很少見日本人

。在島邊偶而還有幾幢小木屋，寬亮燈，是殘留的日本風味。島上別無生產，只產硫磺，縱目四望，赭黃色的地表，有些處還向上冒着烟。在幕府前後時代，這裏常是罪犯流配之所。戰前，島上人也不多。只是幾千人，採硫磺，種蔗製糖。現在只有一百多名日本人做苦工，給美軍修路及搬運。這小島，對人類甚少貢獻，這次戰爭，却有幾萬人的血流在它身上。到現在，它的價值仍只是軍事的，它是美軍的一個海空根據地。

一聲呼喚，大家又都高高興興的爬進飛機的肚子。別了硫磺島，人們似毫無留戀之情。

x

x

x

x

x

上午十時許自硫磺島起飛，下午二時半到了東京，在羽田飛機場降落。下機後，第一感覺到東京的天氣並不比上海冷，且較爽朗。麥帥總部及中國代表團均有代表來接，握手寒暄後，第一件事就是聽攝影記者調遣，把我們這羣怪模怪樣的中國記者攝入鏡頭。

羽田機場的所在地，是東京橫濱間的工業區，汽車沿途所見，雄壯的高架電線，破壞的工廠，寬寬的馬路，兩旁疏落落的小房子。這是經過轟炸後漸漸恢復整頓的樣子。我從重慶來，重慶七年多的生活，跑警報避空襲，是主要的一部分。我看見過大火燒了半個重慶城，我看見過血肉模糊的同胞尸體，我個人也會幾度由死亡逃出。在重慶時，我聽見東京被炸是興奮的，今天見到東京戰後的劫灰，竟無一些同情的直感。這就是戰爭的罪惡，本是善良的人，竟會不知不覺的投入仇恨記憶的小牢籠裏。冷靜想想，著實可悲！

到日本後，我會幾度向日本人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生長在華北一個大城的天津，今年已四十多歲，從我能記憶事情的童年起，深印在我腦裏的，就是日本欺壓中國，日本兵駐紮天津，排隊，打靶，乒乓兵兵，鬧個不休，不管中國人怎麼受！由九一八到七七，日本軍閥對中國的欺凌逼迫，無論如何怯弱的人，也都感覺到戰爭之不可避免。在日本軍閥的眼中，中國人那裏還是人，所以只有抗戰相拚了。今天日本失敗了，中國雖無報復加於日本，日本人是否也在懷恨中國而想報復呢？」日本朋友的回答，一致是：「日本人民絕不怨恨中國，我們已深知軍閥的罪惡，我們只有深深感覺對不起中國！」我深望這回答是由衷之言。

到東京，記者團一行住在帝國飯店。這是東京第一流的旅館，爲盟總徵用，專供招待盟國人士之用。我們到時，有許多朋友迎接，而同時也被新聞記者圍住。自身是新聞記者，而今成爲新聞記者訪問的對象，這還是一種新的經驗。在我們到東京的當日，「世界日報」有一篇題爲「歡迎中國記者團」的社評，其文如次：

「戰敗的日本，在種種意義上已成世界注視的標的，各國檢討其實情的報道陣容，已達完成之境域。最爲完備者爲美國，而中國報數家也派有特派員常川駐在日本。其公正的報道散見於各報。此次，以中國報界之著名日本通陳博生氏爲團長，以「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之著者王芸生氏以及其他優秀的報人爲團員的有力記者團蒞臨日本視察，關於其實情將作集約的報道，這是我們所衷心歡迎的。」

知人，不應在其得意時，而應在其失意時。由於錯覺，自負其强大武力而從事於侵略戰爭時的日本，不能看見民族的真實姿態。然在戰敗後食糧困難，經濟危機，生產停滯的今日日本，則正有民族之生地。果能克服此種危機，建設獨立，民主，統一，和平的新日本，如美國記者所評論所期待，「使敗戰成爲第二之建國」呢？還是就此衰弱下去而永久變爲弱小民族呢？我們固期望前者，然究竟局中人有難於把握真相之虞。希望此間一切映諸隣邦記者團的鏡面上，俾諸君記錄其真相。這在我們，正可作爲他山之石。

其次，希望於中國記者團者，爲確實把握住日本人的對華認識及感情。據戰敗後得自中國的貧弱情報及資料，則中國報界多有一種觀測，以爲日本人的對華感情正在日趨冷卻——如此說法，如有語病，換言之，就是日趨於漠不關心。果然如此嗎？此事乃調整將來中日關係的基礎，故希望能作充分的檢討。若以爲有此趨勢，則關係重大，故切望在未向本國報道以前，直率告知我們。

今當歡迎抗戰十四年將其無可比類之節操貢獻於祖國的中國記者之際，我日本報界不敢以爲在資格上並無缺點，雖然，今日我們也以民主的報道者而更生了。所以既表衷心歡迎之意，並略提出其意見。——

這文章，寫得頗有情致。寄語日本同業：以我在日本半月的接觸與體察，日本人對中國的關心，非但未會冷卻，乃正在增長着。這兩個民族，在地理上既如此的近，在文化上又如此的同，

在日本新生的路上，中日關係就應該開始注意安置在一個合理而健康的基礎之上。